

小 學 高 等 商 業 學 校
 圖 書 館
 總 一 二 八 九 號
 九 門 三 部
 查 考 冊 號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十

南京操江都御史嘉善丁賓

南京翰林院孔目仁和錢養庶

南京鴻臚寺卿歸安錢士完

南京禮部司務仁和羅大冠

南京棠翰林院諭德餘姚孫如游訂

後學 上元姚履旋參閱

十九世裔孫方永祥重刊

書

與采苓先生三首

某質性椎鈍學不篤專行能無所可取執事不察而過采之
置諸賓客之列加於子弟之上使推所聞知以相訓告訓之
非其所能而叩之非其所有待之過其所望而惠之違其所
安執事之為賜雖大而某之愧亦厚矣辭拜以衷心殊欲然
未嘗斯須甯也然竊聞古之君子受施於人則思有以報之

或以玉帛皮幣或以牲牢酒醴必欲其稱且或有所不足則復繼之以言其貧不能以前數者爲報而是物也又今世之所恒有而厭見者亦不敢以爲禮獨於言嘗求之古而得於心雖執事之所自知然古諸侯大夫相與饗燕之際賦詩以致其意皆取世俗誦習之陳言似亦無嫌於已知而不之道也某試言之而執事擇焉可乎蓋天下之民以百萬計以義見旌顯者惟一家自公卿以上鮮能世其德而今至於三百年不少衰此豈人力也哉蓋積累培植之功深遠缺之日隆必有所基而其衰變亦必有所漸爲家者不恃久安之基而畏近似之漸漸者不然而將然欲至而未至衆人之所忽而君子之所深慮者也故危其危者常安而安其安者常危以幸爲憂者常樂而樂其所樂者必憂執事之家可謂盛矣他

人固安且樂之而以爲無憂然爲之後者可不思其漸而戒之乎人莫不曰爲善而善不可虛言必見乎事而後能及物莫不曰由義而義不可暫事必日修之而後可法於世夫使舉家之人耳目戶聞家見而孜孜如不及非執事作之而孰致哉執事年高性醇輔之以令弟宜無取於某之言請爲執事誦周文王之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以此報賜其可乎不可也今賓客遊於門牆者多佞辭卑色以媚悅爲事鮮有致忠愛之言者某趨乎堂而望乎室也久辱知與愛也深不敢猥自疎外同乎衆人之情故敢以所聞爲獻其可聽與否則惟執事之擇焉太常經歷仲瞻三尊丈馳仰之意不異此故不別幅諸令弟皆乞道謝道途雖遠當圖會晤伏冀以道自重不宣尊使來臨伏審家

政脩舉尊候天相多福爲慰某鄙劣無狀向嘗獲廁下賓之
末過愛眷厚感刻無量還家以來道里脩隔人事多故慶弔
之意闕然不舉獲罪深矣今乃不惟不責簡慢復以祖母之
歸捐辱手書兼以嘉惠承命悚仄不知所爲道遠意殷弗敢
固辭強顏祇受愧踰於感也執事以高年厚德主家政一門
之內英才異能者如雲何施而不可而書辭若忘其疎遠乃
使之有所言江海之大而取於蹄涔何所容其喙耶然好問
用中在聖人猶然宜乎執事之不遺也家國盛衰人皆知其
本乎天而古人以天命爲可祈而永年少時讀書不識其意
觀執事之家然後知其信然浦陽百里邑昔之富盛過於封
君者多矣今皆不復存而執事之門屹然立於頽波橫流之
際不爲時俗變遷昔嘗遊乎廢墟壞址問故老而求其衰替

之由不曰驕奢縱肆則曰虐民以自殖也及察執事之家羣
居則有禮焉臨財則有義焉學泉則有惠焉育才則有學焉
是以久而彌昌引而益長雖瀕於災患而天卒不忍違之天
非私執事也人事脩於下天雖欲勿從不能也然事天者不
恃天之不我違而恃我有以合乎天夫天之生人無不欲其
遂且盛也而有富貴貧賤之殊者勢之所至天莫能制之耳
其勢莫能制之而其心豈嘗斯須忘哉使有餘者補不足吾
意天必喜之矣人之艱危而不救吾意天必怒之矣執事家
故事有無息之穀視人之死而無歸者有歛貧而無資者有
濟疾而無告者有藥願學而力不足者有師此數者皆天之
所喜稍稍修復使不足者有賴焉祈天永命莫要於此將見
執事之家其昌且延非特若今而已也執事閱理精多斯皆

常談非甚高之論然邇言必察固君子之所不棄也惟怨其僭妄而亮其誠幸甚

與訥齋先生

厚書惠伏審義門嘗有不虞之災繼沐殊常之澤驚喜交至若接晤言而書辭懇惻上昭國恩次述先美穆乎仁義之發舒自非積諸中者深且厚何能至是乎第斯文寡祐吾太常丈遽厭人世道路艱阻乃今始知疾疢沉綿無由致哀於一慟不勝悲慕耳伏惟執事友敬之篤叔車孝愛之誠日月邁邁追感何窮然求之當世令名金德不渝終始清文博學可傳將來如太常公者絕不可得此豈隨世泯滅者哉念此羸自慰解伏枕呻吟作一文謹奉去朔日冀望令祝史對靈几前讀之以泄殄瘁之哀祭酒炙雞恐不蠲潔不復費上公其

或者享此誠乎來德堂敘事已甚文況自記先祖遺事必可傳示後嗣孝孺縱續其後復何所發明苟以嘗登斯堂宜有紀述則必得前記觀之乃可執筆耳壯歲難恃倏焉將老真如來喻反覆感歎夜不復眠然道之通塞天實爲之謂之何哉使天未欲墜斯文則吾徒不有立於天下將有見於空言無所聞於當今將有待於來世使二者咸無所得猶當飭身勵行以善遺子孫俾百歲之後鄉稱善人決不敢自汙於流俗以隳先父師之訓言也惟執事篤學力行實鄙心所敬畏願益以繼承自任與諸昆季協心致志昌義門於百世揚先德于天下以稱聖朝崇獎之深旨夫道行乎一家猶行乎邦國也何患乎無以自見於世哉采芩先生稱慶想已旋半軒釋齋仲瞻及諸丈皆康強甚慰瞻企疾作不能遍作書問起

居幸爲道區區之意遠遠日久願見之心甚於饑渴冬寒惟
萬倍自愛

答鄭仲辯二首

昔者相與時不自惟其無似竊欲勉人捐其所愛而蹈其所
甚畏以赴太史公之難舉措疏闊事卒不成以爲世俗笑笑
之誠宜也然鄙心豈有所爲哉執事於羣笑之時獨若憫其
用心勲勲焉見於言色以相勞勉此其志固已卓矣所圖旣
不果避禍畏事不能昭雪明德揚於殿陛以揭其忠誠皆不
肖無狀之罪而執事之所知也爲別還家事變橫生東西奔
播自救不給顧缺聞乎不決其真妻將欲信之則有所不忍
棄而不言則傳者愈多每一念之仰屋悲歎不知涕泗之交
頤也今春欲至浦陽而家叔爲他人所陷顛越厥家祖母與

焉傍徨待行凡五閱月程天之亦以祖母歸道出錢塘與浦
陽相邇欲附舟一往而祖母之側不可違去自望家以來意
豈嘗斯須忘耶受教最爲深厚而圖報之心最爲無所
發明此其得罪於君子也果矣陳里來乃承惠言嘉其所存
而獎其所至且以遠且久者爲屬實之愴然增愧凡人有待
於外者已有所不足也得粉黛而後都者非西子之容也待
砥礪而後利者非莫邪之器也盛德之士豈待言語而後信
於世乎如太史公之所蓄積論述巍乎浩然自可抗衡百世
固已騰之天下之口而被乎四夷之外矣後遭謫棄抑而未
伸要知久當自著而豈汲汲於俄頃哉如僕之愚幸不爲世
所卑賤者以嘗在子弟之列故耳執事不知僕有資於公而
謂公俟後死者而後著烏在其能著公也然而文辭不可以

不傳祠祭不可以無主僕心存之久矣遇時而終伸其道乎
天也公之心果不願自乎亦天也天定而人爲之必有在矣
不在僕將在執事執事不居將在同門之士而何慮其無傳
乎且僕昔嘗紀載言行矣而紀載者末也古之賢士以弟子
而愈彰者如王仲淹之於房杜王魏穆修種放之於邵堯夫
擴之而益廣舉之而益高使人考其功業學術而知其師之
所蘊故師不可以無弟子弟子不可以不尊師太史公之屬
望於僕者古人之心也而僕豈其人哉雖然天其或者未絕
斯道使昏昧者獲有所知究觀遺論羽翼成說進而施於人
退而修於己自今以後微有所立相與過從講切稱門下以
著其所由來斯庶不負公之知遇也乎庶可報公之萬一也
乎執事幸有以教之無徒褒其所可稱而不督其所未至也

去年王仲縉至蜀承手帖喻以近讀佛書自遣心切疑之以
爲特戲言耳及朝京師於一初處見所往還書爰佛氏之說
甚詳向慕於彼者甚至然後知足下之果入於佛也夫儒者
之道內有父子君臣親親長長之懿外有詩書禮樂制度文
章之美大而以之治天下小而以之治一家秩然而有其法
沛然其無待於外近之於復性正心廣之於格物窮理以至
於推道之原而至於命循物之則而達諸天其事要而不煩
其說實而不誣君子由之則至於聖賢衆人學之則至於君
子未有舍此他求而可以有得者也足下學乎此也久矣曷
爲一旦棄素所習而溺於佛氏之云也苟以佛氏人倫之懿
爲可慕則彼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節舉無焉未見其爲
足慕也苟以其書之所載爲可喜則彼之說必不過於吾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格言大訓未見其爲可喜也苟欲以之治心繕性則必不若吾聖人之道之全苟欲以之治家與國則彼本自棄於人倫世故之表未見其爲可用也故世之好佛者吾舉不知其心之所存使棄儒從佛果能成佛猶不免於惑妄畔教之罪况學之者固逐逐焉以生昏昏焉以死未嘗有一人知其所謂道者邪以足下之明智篤厚不於吾道有得焉而顧彼之趨不亦異乎足下習其說者果出於誠心乎抑亦姑以爲世俗好之吾亦從而好之以取庸衆之喜悅乎由後則自欺不可也由前則事其說必當從其教必去夫婦父子兄弟之倫必削髮披緇必水飲草食而後可能如是則是口其書而身違之外好其說而心不誠亦不可也夫不習佛氏之說於道固無所不足習其說而不誠自欺

非惟得罪於吾之道而反且得罪於佛亦何所取而爲之也近世從佛氏者甚衆未有得福者有一人焉嘗識之初頗好儒既而著書佐佛氏斥儒已卒死於禍計其人慕佛氏冀福利福不可冀而禍及其躬是未易曉也得非不誠抑且自欺故不蒙祐而獲罪於天邪福禍之報儒者所不論特閔其欲徼福而反致禍亦可爲不守正而妄求者之戒耳計足下之卓於識而深於道豈真若世俗徼福之徒之爲哉蓋世之儒者當年壯氣銳之時馳騫於聲利用智惟恐不工操術惟恐不奇及五六十之年顛頓於憂患顧來日之漸短悼往事之可悔於是覽佛氏空寂之音而有當於心遂委身而從事焉以爲極明達而最可樂者莫佛氏之書若也雖昔之賢豪以氣雄天下以文冠百世如蘇子瞻諸公亦不免乎此後人習

俗以爲宜然且謂以前人之智識才氣猶以佛氏爲可慕而歸之矧不及萬萬者而可不從乎然以道觀之凡有慕於彼者皆無得於此也足於梁肉者無慕乎糠麩安於厦屋者無慕乎苦閭使有得於聖人之奧其樂有不可既者窮通得喪死生之變臨其前視之如旦夜之常而何動心之有奚必從事於佛而後可以外形骸輕物累哉舍可致者而不求援不可必得而求之既以自欺又畔乎吾道惑莫甚乎斯也昔與足下論斯道時僕年方二十三固已知吾道之有餘而無待於外物時不知者多竊笑之及今十有五年愈覺聖人之訓爲不我欺而舉天下之道術果無以易之也每見流於異端者輒與之辯非好辯也閔夫人之陷溺而欲拯之於安平之塗誠不自知其過慮也以故爲佛氏者多不相悅方期與足

下共進斯事以衛聖人之教豈意足下有慕於彼乎今有人言行路之人墜於井離閔之未必徬徨奔走而思救之也聞至親且賢之人墜於井則不暇食息狂呼叫號而思出之矣親愛之故也與足下相與之舊而德器宏深交友中不可多遇烏能已於言而不告乎僕今年三十七足下當六十矣相違十餘年相去萬餘里之遠使足下所慕得其正僕將有以佐而整之而何敢逆盛意而取不讓之責乎蓋必有所甚不得已者亮足下之賢必能察之而未至於深怒遠絕也數百年禮義之門而足下於今爲老成人在乎慎重學術以表厲後生非特僕之望斯世之望也僕守一官無分寸補世教近裏有白者面已皺筋力漸減飲酒不敢如昔者惟自覺有過每應事已時時悔之恃此頗謂尚可進未知天之處之者何

如耳如有所得聞幸速以見教是亦爲報之道也

與鄭叔度八首

叔度十三兄足下與足下處時雖知愛敬推服然未知足下之不可遇也及違別而來潛伏田里衣冠而趨者日接乎門而莫可與言然後知若足下者皆間世人也非斯世之常有也僕乃得而友之豈非幸哉夫世道之弊已甚老者已死少而壯者不復知有經術汨汨競利胥誇世以爲能間有好學者則嗤笑排謗謂之迂惑人家鮮有善書者五經四書猶破闕不全加之郡縣漁獵朝伺暮窺善牧樹藝之所久先以賂吏自享乃其餘耳尚慮不得安息以是愈無完書僕雖有志事學亦不可遂非特風俗使然也視此愆怛然不悅侍奉之餘雖常以古書自磨濯遇有逆意處思有師友講說而不可

見輒俯首以歎循庭獨行饑不念食夕不知寢足下謂僕有一時之樂否乎人之至親莫過於父兄宗族僕雖蚤失先人而大母諸父兄弟固具在自處乎其間宜有足樂者而顧謂恒有不樂人將謂僕非人情矣然僕之心足下所熟知也僕頑鄙之資無與於人少之時鄰里見其癡於學多指目以爲迂雖媼連密邇者皆然也獨先人見奇以爲可教及先人出官于外攜以自隨愚有所述多出以示人稱譽如儕輩先人之意自謂庶乎見其有成也不幸而遽棄以死僕日夜痛恨恐卒無所成流於庸人以虧先人之明故思自奮拔立名以自見于後世退而深惟有祖母存諸父伯兄可以養矣夫子欲繼父遺業揚先人名祖母所喜諸父伯兄所欲也烏敢辭讓焉遂勉而從學求學者舍發無所往故至于足下之鄉學

于太史公而後知爲學之道夫也聞太史公之言而後知天下之鉅人也嗟乎太史公之愛僕足下知之公之知僕惟僕自知之雖號知其者皆不知之也公嘗爲僕言聖賢之道所以處僕者至厚矣僕雖非其人然頗識去就知好尚安敢忽哉知人天下之至難知己者尤古人所重也僕嘗怪以魏舒之賢以其季父知人之明而終身不知之使之守確夫人蘊輔相之才而其季父日與之接其容貌辭氣豈無少異於人乎猶不能知之則夫俊傑之士非恒人所知亦明矣顧智者乃能察之耳恒人恒多智者恒少世而遇一人愛賞拔於羣笑之中喜其可旣耶古人之重知己誠有以也僕於太史公雖欲不思其可得哉相與處也而樂相乖闕也而悲謂非人情可乎惟足下知之耳足下之待僕雖昆弟何以過而僕於

足下亦無所不盡然僕之愚而何益於足下而足下之爲賜則旣多矣僕嘗謂辭令趨走非所以報朋友故受人之惠未嘗以語言謝之惟存之心繼之以不忘有所成立則報之未艾也此僕固陋之私也足下其謂然乎足下醇明慈良有君子之器又篤學不倦其至於古人也奚禦願益加之意以果所望僕近辯正周禮始成書欲修邑先達事行爲人物記無相輔者恐未易采錄相見當在明年久不得太史公動靜遣人送書聊具一二辭雖多不能盡

本吾子意厚過稱僕之文有足觀者慚愧彌日不能自解非謬逆盛意以辱知已顧私情有異於此者鬱而不發無以答吾子一笑故略說其二一僕聞古之人未嘗以文爲學也唐虞夏商遠不可徵然觀於詩書數十篇中紀四代之功德

固若耳聞而自見至周制作大備孔子稱其文特言其禮樂
憲章之盛耳故雅頌之所陳詰命之所述易禮之所論著格
然而崇淵然而深炳然而章明肆然而易直端大斯謂之文
矣而豈有意而爲之哉譬如登泰山之巔極乎目之所至而
水則江海淮泗山則崑崙龜蒙周秦齊魯滕薛梁鄭衛趙韓
魏人民之繁鮮土地之廣狹皆得之於心故言之而不認問
之無不知澤中之美升尋丈之邱而望焉所見不過東阡北
陌鷄犬牛羊蹤跡輒違智以談於人終不暢達而順適何者
所見高下之不同也故人有知道與否而文何以異此自漢
以來天下莫不學爲文若司馬相如揚雄亦其特者而無識
爲已甚夫屈原之離騷憂世憤戚呼天目鬼神自列之辭其
語長短舒縱抑揚闢辯說詭異雜錯而成章皆出乎至性

忠厚介潔得風人之義然務以忠情達志非拘拘執筆凝思
而爲之也至於其徒慢失師意流於淫靡而相如與雄復慕
而效之窮幽極遠搜輯艱深之字積累以成句其意不過數
十言而衍爲浮漫瑰怪之辭多至於數千言以示其博至求
其合乎道者欲片言而不可得其至與澤中之夫何異哉自
斯以後學者轉相襲倣不特辭賦爲然而於文皆然迨夫晉
宋以後委弱淺陋不復可誦矣人皆以爲六朝之過而安知
實相如之徒首其禍哉向非唐韓愈氏洗濯刮磨而力去之
文殆未易言也僕少讀韓氏文而高其辭然頗恨其未純於
聖人之道雖排斥佛老過於時人而措心立行或多戾乎矩
度不能造顏孟氏之域爲賢者指笑自爲文人心竊少之從
總角輒自誓懲以爲難不易至孔子之堂奧而顏孟之事皆

在所願學者苟循其路而望其廬烏有不至哉復以欲知古
人之道必識古人文字故時習章句凡有所感觸亦間發之
其意在明斯道非爲文也而吾子猥譽其文爲可觀此僕之
所深懼而不敢居者也雖然吾子見其可而稱之乃愛僕之
至而樂其有所成名豈有過哉顧失者僕耳僕奉先人之遺
體二十有二年學雖未至而知其味者亦已數年矣而身不
能由之口不能以告乃徒假紙筆爲事宜乎吾子之以文稱
我也僕今而後其知過乎夫人不生則止生而不能使君如
唐虞致身如伊周宣天地之精正生民之紀久之不能淑一
世之風俗揭斯道於無極而竊取於文字間受訾被垢加以
文士之號不亦羞聖賢負七尺之軀哉僕齒年尚富又受君
子之誨自謂不至此不止而儕侶之用無誰與語吾子明達

敏慧乃肯降屈爲僕友此真僕所願而未獲者也夫道有可
言者而不言則何以見愚陋之心冀盡所懷不覺近於誇大
惟諒之勿怪

僕愛質慙介處時俗中見其側媚相諛說常忿忿不與言誦
古人書而求其道每慨然自歎安得直諒多聞者爲友乎向
嘗行天下走三四千里越五六年飲酒娛樂軟談麗語交懽
釋悶者不爲少矣然僕不喜也近幸天假之分得與吾兄友
兄不以僕之愚傾然見愛僕以徒愛而箴規不間懲慕不逮
與昔者愛僕者何異故先發所懷以告吾兄越旬日而無所
承命深用致疑以爲吾兄豈鄙僕而不答哉今乃倏爾惠書
陳其所未喻開發所不及而懇懇督教之此固夙昔所願而
未得者一旦見之於吾兄嗟乎古之朋友正如此耳僕何足

以當之哉然其中有非僕之所聞者苟默而不復是負吾兄之義而無以泄固陋之心故不遂止古人之爲學明其道而已不得已而後有言言之恐其不能傳也不得已而後有文道充諸身行被乎言言而無迹故假文以發之伏羲之八卦唐虞三代之書商周十二國之詩孔子之春秋皆是已然非爲文也爲斯道之不明也及孔子歿諸子乃各著書多者百餘篇少者數十篇雖未必一出於聖人之道然亦各明其所謂道而豈爲文哉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孟子亦曰我不得已也則非摹效言語爲世俗之文可知矣孔門以文學稱者如子游子夏皆明乎聖人之道通禮樂憲章之奧未嘗學爲文也黷游夏之學爲當今之游夏其所著果何書乎以易之修辭立誠之旨喻世之學爲文者吾兄其未察乎且僕前書

取屈原之離騷雖多悲憤詭異之辭然終出於憂國愛君之意又肆意而作非相如揚雄之流夸富豔眩采色窮精畢慮而爲之以惑世者相如揚雄之賦上林羽獵雖厲其辭義會不足望其毛髮而作於實實爲以招禍者此昔人所嘗言不易之見也吾兄惡其出僕之口而非之殆非僕之所敢知也文所以載道僕豈謂能之僕所病者秦漢以下斯道不明爲士者以文爲業能操筆書尺紙鳴一時輒自負以爲聖人之學止此今漢以來至五代其文具在吾兄試觀之可以明道者果誰之文乎謂其文爲道可乎獨唐之韓愈稍知其大者而不能究其本故其文亦未能皆出乎正是以僕竊少之而願學孔子亦未爲過也使漢以下之文皆能不肯乎道僕何敢訾之有今文之所載非諛死人而徼其賂則媚權貴有

氣勢之人以致其身求其有益於世者十無一二焉文與道
判裂不相屬如此何以謂文僕所以畏文士之名而避之者
欲明斯道以爲文而反招俗之陋也夫道者根也文者枝也
道者膏也文者焰也膏不加而焰紆根不大而枝茂者未之
見也故有道者之文不加斧鑿而自成其意正以醇其氣平
以直其陳理明而不繁決其辭肆而不流簡而不遺豈竊古
句探陳言者所可及哉文而效是謂之載道可也若不至於
是特小藝耳何足以爲文僕之意蓋病此而願務其本耳然
不可以易爲也而亦不可以語人也貴自得之耳古之人未
嘗欲人知之而世俗之人亦不足以知之豪傑之士修於衆
人之中混於隴畝之間忽然行於世則德被生民著之書則
澤流於後世豈務自耀哉孔子大聖人也魯人毀之孟子賢

人也辯士譏之彼皆揖讓乎朝廷與諸侯抗禮弟子從而輔
之者盈中國其道德章明聲名震一世猶且如是信乎知人
者之難也然知與否不足爲孔孟累也直爲後世惜之耳僕
於聖賢未能望其藩籬又年少容貌言辭不能以動人羣羣
然而趨諾諾然而語與俗人無異者而語人曰學道宜人之
不能信僕非語人也自意旣爲朋友而不言其志何以明道
故微有所云夫豈知言出而詭歸名興而毀來乎夫人性質
稟受自其少時已定至長而後充僕之才非不自知平生於
百事皆不曉達獨於聖人之大本頗謂見之甚明好之甚篤
顧精力未深耳天苟欲洽斯世乎僕將抱遺經陳之達者而
施之於天下苟未欲洽斯世著之在書授之其人樂之以終
身亦未見其不可也吾兄何憂我之不至乎然吾兄之謂我

未至者是也此僕之所以重吾兄吾兄視僕於衆人之中與之語者何人歟與之詡笑往復者爲誰歟與之論辯而言斯文者又誰歟舉無有也雖僕之愚不合於時人亦私心有所臧否則以爲無益而不加之意耳今世風俗凌壞爲交友者務相容悅每出一文示人一覽已雖文不佳亦強顏稱譽出門則嗤笑之僕每自思過人有過告之曰子某事過則怒發於色矣否則不應矣否則絕不復往來矣至於僕有過亦無人肯言是以汨沒俯仰於流俗之中過大而心不知詭積而無與語或內視自省輒兢惕不安如身汗不潔朋友如是亦何用之哉吾兄平居言不出口乃能數僕之過僕今而後知吾兄之異於尋常人矣聞善而服者古人之事也僕豈難之哉子思有云辯之不明不措也僕懼不明道耳非好多言而

文過也吾子其思之尚盡其辭以輔不逮不宣

僕自少行天下見士大夫多矣面與之交者雖常有之其於心相得意相投者未之一見非爲僕不合人亦人不合於僕者也去年來浦江居太史公門時獲過從吾兄里第公門同序者不減十餘輩吾兄羣從中僕識其面者亦數十人然知僕者乃吾兄而僕所愛敬親密少間蔽者亦莫兄若也僕始常嘆世人學術識見不同僕見以爲黑世人則以爲白僕以爲是世人則以爲非僕之所喜世人則惡之是以平居未嘗與人語吾兄聞僕所言不待畢辭而已悉僕之意於僕所論是非當否不待預約而如出一口吾兄之賢豈私於僕哉誠道合使然也僕知其如此感同道者之難遇幸而得吾兄故傾肺腑竭愚誠盡懇懇之好託昆弟之歡效古君子交友之

義務爲箴規剴切而至於道他人之所言者僕之言而吾不
異他人之所言者爲僭故吾二人同處也必有所聞同游也
必有所益樂也則共慶悲也則共戚日夕相與則慰懌而不
自勝一旦別而來宜乎其各不能忘情也別來舟中十七日
而至丹陽又十日而至京雖時有登涉之娛遊觀之適吾
兄意僕果樂之故僕言而有和也論而有答也疑而有所與
講也勞苦而相撫慰也雖別吾兄僕固樂也僕言而無誰與
和論而無誰與答疑而無誰與講勞苦而無誰相與撫慰僕
何能不思吾兄乎僕竊自念人生相與之友雖若偶然亦有
非偶然者僕自十五至今七年之間四方之士與僕交者以
百計非特如去年至今所見數千輩而已然離散而他之無
一人在目前者雖不遂思之旨不若思吾兄之切今者髦士

後生若有相過僕或避去不與談或一揖別退不與語或唯
唯奉承不敢發辭至於與劇談論者無有也出文辭以示
之者無有也待之不疑如吾兄者尤無有也僕非有所者誠
知無益抑恐虛名爲衆所知祇以致累故不欲爲耳聖人以
無德而名爲至道家以無名爲大善將兵者亦以無智名爲
貴伊尹周公孔子皆名動萬代然卒以招謗議於當世况其
下者哉漢之時賈生董仲舒最有名最不遇唐之時韓愈柳
宗元最得時名亦不大顯或遂致債敗宋之時司馬公歐陽
子一程蘇子瞻以及朱文公皆負當世重名然爲世人所息
妬無得行其志者至於近代莫不皆然由是而觀名之足以
累人也尚矣無能而富貴者僕固不敢亦安敢輕談論暴文
辭之技以招時俗之嫉病哉丈夫之生已有定命非人所能

爲則盡矣在人者而已晉之所得者大可以爲聖次可以爲賢上可以友千古下可以傳萬世能盡而充之則豈不多哉何暇與較錙銖分十以爲輕重長短哉僕之所志誠在此惟吾兄相知者可語吾則必爲妄誕矣吾兄天資至高所見必與僕同然恐過於愛僕以僕不能閱重爲憂故託書道意非惟慰兒亦以自慰也

昔者同處時以相見爲可常以離違爲暫遇故聚集雖數亦不知其爲可樂忽復別去亦不以爲悲孰知跡與勢殊事與時異回顧數百里之隣壤遽乎若有以間之而弗可見日月易逝忽復六年僕之馳思於吾兄曷嘗斯須去心乎第道路僻左無從寄書時或附人又多不達是以心雖甚親而爲體甚簡不知吾兄亦能見察否也不天下所爲推禮義之族爲

人神所相者無出吾兄之門近而國家加恩宇內養老恤孤如指所屬以旌善優賢爲本伏惟令伯諸老先生盛德實行享有遐壽恩禮之加行有日矣甚盛甚盛獨於太史公傾沒而子有不可究知者每一興言悲憤不能自已夢寐率旬日一見見輒不異在經席時計公之神靈充貫宇宙決不泯沒其可以與天壤相倣者尚不待文字而傳而況世上錙銖之得喪乎然後人之求公者非文字則不能知其詳是以鄙心欲就吾兄具寫類集各藏一本庶他日不致失墜不知曾與叔端成此事否吾兄天資淑明所望者甚遠比來進學必愈絕人然昔時同遊各以盛年自喜僕在衆中年最少志趣爲最疎闊每抵掌論議訥訥今世人今德不加慙志日荒惰事業略無有成而虛名爲人所傳播深用自愧僕年五十矣古

人年齒似此而德業赫赫已及人者何限如僕之愚復何所用時簡冊中竊觀志士賢人未嘗不汗出也去年冬末得痼疾綿歷三時近眼疾比舊轉深數步之內不能辨人顏面病起理髮時有白者氣力浸衰如老人狀朽劣至此尚何足比數於士君子之後乎僕家素貧至僕輩懶惰不能作農業坐是尤困然不以為憂汲清泉澆麥餘與昆弟相與講聖賢之道若處至足之勢者天下當日治安吾輩獲優游德化中伍田父而友野人推所得者以教閭里後生使皆為善人固士之行亦窮人自圖之拙計也近亦有數人相從執筆遣辭如趙彥殊兄弟者亦有可喜者知文章為細事求古人所用心者以教之但學術卑淺無以發人使質美者無所視效以至於有成耳吾兄聞此亦能有以教之否乎久懷欲作書偏問

諸老先生長者頗乏去人行又憊倦未果作今日偶與客飲酒闌間人行強起就燭書殊不盡意僕得一嬰兒三歲令叔仲辯夫令兒叔車得子

燦燿

令兒而下想皆平安叔

美叔端及諸令姪心益
溪必順適王仲籍俞子嚴頗聞人說見其文蘇公教授處州有書往來否皆望因風報及何時復得會面臨紙悵塞惟千萬自重不宣

奉別以來艱戚伏愉閉居行役夢寐無時不相接忘其為兩年之久而千里之遠也前者奉祖母自京師還錢塘遇令弟叔鄂飲酒論舊故甚歡不覺至醉醉後見案上紙筆因其所書頽然就寢明且叔鄂言之相視大笑不省為何語也今承使惠書謂僕望足下不以書相酬答而辯其故豈以醉中語嘗

及之耶此固僕所以爲戲耳足下與僕平居忘其虛岸甚至
李何以醉人戲語爲眞而不忘於言乎使僕非醉非戲果有
見望之語亦不過厚於足下耳僕行海內士君子願交於僕
者衆矣苟不足當意一食之頃輒忘其姓名雖強記臆終不
能久若斯人者見其顏面與否且不置喜愠於中况其書問
之疏數乎如足下輩一不相見則必形於夢寢又未足則欲
見其所書求其書而不得則有築於心不虞形於戲笑之言
此乃相親愛而然耳言雖近乎怨而其心果何如哉足下於
太史公門最號爲相知猶復至此何惑乎世人之不我知也
然人不見知固僕之所喜者年來奔走事變不得少休自度
與造物者無他獨坐名字爲人所稱道故爲所忌耳去年夏
爲仇家誣解所及幸得脫至冬又爲相知者薦舉蒙主上見

憐始得免今年誣解事作幾陷身覆家幸而不死以祖母歸
竊自揣念僕家居甯海十六世四百餘年遠者不可知近若
曾祖暨先人三世非其道不妄言以視平地如履機阱審而
後發安而後爲其於天豈有所負哉僕雖竄愚然其行事足
下所悉也雖不敢望古之賢人亦安敢後今世君子哉天之
相視乃若是天者果何爲命者果何爲士之處世果何爲而
可使爲惡乃合於天乎性不能爲惡縱欲合之而不可合也
况天道固無此理即使爲善爲天所福乎僕前之所陳非皆
不善也而竟至此思其說而不得故妄意造物忘善輩人在
古孔顏之厄近時則太史公其明驗也不然以天與公之德
曾不能庇其家以全其身乎然人之所趨自當爲此不當爲
彼語曰曾爲衣全無爲玉毀此無識者之言耳天下固無干

載之玉而豈有不毀之玉乎矣玉我而君其之玉亦未必全也曷若玉君玉之爲美耶夫史公之所遇信不可知然異操而同歸者何限而公之所存猶昭然揭乎天地之間也造化果厚公耶薄公耶後世乃定今未可談也然僕誠懲其事近益好簡默不喜立名稱而胸中浩浩然亦有以自慰悅讀書粗見聖賢本意虛言游辭頗自厭恥欲求爲有用之學而未能也足下有以教我否乎村居荒僻無書籍有一二朋友又各散去何時盡閱足下所藏書以相講切耶夫史公夫人墳墓欲省拜公文集當論次此一事懸心腑間年甚必當一往而祖母未許倘得世與我相忘則與足下居終有日矣此非戲言也足下別後學問必進有文章須見示毋重爲僕所望不宣

自發義烏信引領西歧視目如年今兩月矣忽奉手書乖閱之思愛厚之意僕心之所同而不能言者熾然溢乎翰墨間捧誦循環且歎且羨病懷得此若脫垢汙而濯清泉不知疾痛之在躬也所可憾者太常丈及范先生皆傾逝斯道寥寥無所係屬近時海內知名之士非窮困卽死不死卽病如僕之愚不足比數於士君子之林久矣然自去冬得痰瘧疾輾轉至今屢愈屢作寒熱之餘伸紙握筆欲有所論著未能終四五行久伸掉栗已欲就枕席不知天所予奪禍福竟如何今世人雖不見甚壽者然山谷間恒人年八九十或百歲者時有之如前之二公使之少緩一二十年而死誰以爲過而忍奪之孰知其故耶僕今始三十氣力志意便已如老人但髮未白面未皺耳家兄長僕八年數年之前居喪過哀被疾

苦僕狀尋常患肩背痛不能出僕雖可出亦未嘗出門於世
務都不通曉間里小兒挾奸舞詐狼貪鼠黠變態百爲視僕
樸懦可弄輒私相目謂眞愚人獨賴季弟頗解事近者按田
造圖及他細事壹以誘之人頗謂其能而病夫因得安居以
養拙拙益甚家益落有田數十畝小民見其不足爲輕重棄
不爲佃萊棘盈疇家人報絕糧輒笑曰古人有云九食瓶
無儲粟者窮者豈我獨耶且天下之得其願者少不得其願
者皆是也吾縱自憂其如衆人何因相與大笑而止處塵埃
中不慣與流俗往還厭其喧鬧每欲縛一椽於萬山絕頂人
跡所不至處從一二友生讀書嘯歌以自樂伐木誅茅非有
力者不能因自嘆非惟古之貴富人不可效欲效畸人靜者
巖棲谷汲以自快亦莫之遂吾之貧困過古人遠矣貧富貴

賤豈學道者所當掛口哉恐吾兄別我久思我深欲知其所
自處故盡發之以當談笑耳蘇公平仲近因黃巖人寄書來
相問意甚款款頗自憐聊事者皆非同輩難與言思解去而
不得世所憤憤者多固宜有此歎然古之君子豈皆擇世而
居耶亦當安之而已矣史公千載之託未得其人煩其作一
文甚好功行之詳自用僕所述歷官記參以後所見聞足矣
若欲明白公之本心僕雖無狀他日不敢辭也公無恙日嘗
欲收僕申以婚姻之好還家言之而祖母不許公亦繼以事
去遂不相聞平居常以爲恨然公所欲親厚之者欲世講師
友之契耳此身倘有樹立誓不敢忘但媿學術荒陋無所建
明孤負期待以損知人之哲然僕之無成亦朋友
死可徒譽我而不我教憐我而無以處
學以道術相

傳者百餘年范公之世有繼其

愛慕之心舍此無可祝

惟厚圖貴重以斯文

吾兄亦宜勉之拳拳如毛人鮮克舉之愛莫助之

僊華還嘗獲附書繼後歸山中杜門嘗靜不與不

獲聞動靜向仰之切每形夢寐暮興計惟圖尊釋均安吾

兄養德家庭有以自樂糧長之役近擾服否其年來多病

讀書之外無所用心藏書不足開廣智識然既不以他

事累思故頗得專志於經漸覺與聖賢大意亦頗有所論著

每復投筆會笑古人傳述成書而泯滅無傳者衆矣甯少我

即既復會解以為吾之所學本非為名聊以發吾所得其傳

否不敢計也平居未嘗廢得在田里三十年無他故擾之則

於諸經自可自究其旨聊以為已有不與世俗口談而心無

所得者同愧也吾兄以為如何雖居日久病身不能動求如

夙昔相聚講習之樂甯可得耶舊年喻及蘇公欲為太史公

撰述文字荷其厚意有一意煩并應官記一本奇與之恐其

不詳知乎其故也倫兄間得子頗進學否蘿山墳隴幸時省

視不相見數年昔之垂髫者聞皆已加冠多有室有子吾曹

雖欲常以少年自負尚何可得言之慨然故邑朋友進德已

之雲南表見盧希魯中今年甲科在翰林為編修雖升沉異

趣而此中可語者便覺益稀不知參之學者近復有何人晚

出亦有可喜者否幸復宗及做親陳仲夷善醫而好學聞戴

原禮先生墓印得丹谿醫接及格致餘論意欲求之頗見轉

索一本如戴公遠彥成處恐有覽宛轉求一本寄與之以副

其意陳云此間人可遞書至昭信許民故作此書語無次切

莫怨之不宣

答劉養浩一首

在京師時專托戴七和之附書并寄祭九靈君文會達否
斯文不振遂至於茲鉅儒宿學凋喪殆盡洋遂緒將焉所
屬而吾黨小子將何所仰耶論次文修明遺事在門生弟
子之責也長山胡先生得僕僕嘗有所述今則未可墓
銘嘗有人請于吳東吳公事多愁亦未能即作其文
集有一本在覽竟師出人多聞其名能多慕即
出使知有王民之好事亦其佳也大史公之園

不知何如誠遂此書責在我輩須盡心為之至京
晉說有一本在武官家則親見其人許見借卒不肯將由久
之恐失修其書存者慎無使散軼公家所藏書大南門外有

一士人收得此人能文辭性行高與僕善時時至其家輒借
觀不勝其悲愴也公名在天地決難泯沒所得於天者過厚
矣又欲兼得於人天何以堪之事雖至此在公可無憾斯世
而不獲見斯人乃可憾耳子孫所存不知幾何田宅久必
有還理每念舊事輒慨歎形於夢寐送書人未來前兩夕連
夢公相語公之心豈嘗一日不在我輩耶以是欲到彼編文
集圖其事遠歸又患寒疾故未果詳見於鄭君書茲不能盡
也王氏近如何昔年攜其家則來此間欲師之者數家人慕
之以為無愧鄭氏幸勉之勿怠秋涼惟侍養吉慶進學飭行
於吾道有光會言有成約矣尚冀面談以盡不宣
一自為別不復以書相問者六年患難憂苦何所不罹形跡
幾於相忘矣然夢寐中未嘗不相會於蘿山之下兩溪之間

也閒居獨處追惟昔日賢豪之盛想其儀狀言笑宛在目前徐而思之如風花霜葉存者無幾吾兄於衆人競進之時雖若少抑而卒以此全人之得喪禍福倚伏之際孰非天哉而彼顧置喜戚於其間非感耶孝孺出處兄想已知近於此理閱之愈熟居之愈安每觀古之名士少遭挫抑則戚嗟怨悼若無所容者深病其無識退之柳侯文章雖高然於此道未有所得殊可厭薄耳吾兄居得美地義門士友可以往來考實爲學必進其視索居無徒者爲何如第孝孺近來漸不喜爲無用之文人有人求者非甚不得已未嘗與之於勢要人尤不喜見杜門謝事欲成一二小書苦於疾疢未能有成年齒彌長大苟不求古人歸宿之地而效兒女子塗青抹紅以自誑衰老將至矣欲安所之邪患瘡患眼難於作字念相與之

厚情不可遏聊一言之

答王仲縉五首

僕爲學不敏於人間道不早於人扼愚守陋泛然與世浮沉非有超羣之才絕世之識也每質諸道德之奧未嘗不悚然內愧兢兢若無所容世之君子不棄而絕之亦已幸矣尚可望名譽之加乎數年來士大夫不察其實口耳相承猥有所稱引愈久愈訛遂以滋甚子嚴至乃謂長山胡先生屈己推獎足下遂從而信其然夫長山今之賢而有道者也其文章方之當世未肯多讓求之古人不在作者之後使昔之大儒如虞公黃公尚在且當屈己避之况眇爾之小子乎大凡先輩之於後學以爲不引而稱之則其名不彰稱之而無所徵則衆人不信故屈己以爲遜讓若長山先生之所言乃待後

學之心也而非其實今足下以爲然則過於聽矣今復惠書與僕論文且擬僕於司馬遷夫遷豈易及哉六經之下惟遷營紀事縱恣豪邁統紀苞括無常態也後乎遷者五百年作者以千百計欲其文之庶幾遷者不可得也遷之才不易及如此足下乃率然擬於僕人其謂足下何哉此僕所以受書沉思而莫知所以答也然足下端慤直愿決非妄諛人者特過於聽而溺於相愛之深耳昔有愛珠者得徑寸之珠甚愛之或謂之曰此明月珠也愛珠者聞其言因將以問人月之光甯過於吾珠乎其他人聞者皆笑之而愛珠者仍持其說而不變夫愛珠者非不知月之明且大也信人之言太篤而愛己之珠太固耳夫稱珠以明月豈謂珠之果類於月哉而愛珠者斷然而擬之則過矣長山之稱是明月珠之說也足

下遂以遷實之得不類於愛珠者乎抑聞君子之相與則有異於是者譽其美之爲愛不若規其過之爲愛之深也僕聞古之善治者謂諸諾則懼謬謬則喜今足下不鄙賤僕而友之所謂諸諾則有矣而謬謬則未聞也繼今以往苟因僕之所遺闕而教之其受賜也豈止於食馱驪享大壁之爲美哉僕亦當思所以爲報不敢徒然取而冥然已也

違離已久思見顏面而車從不一來意者足下之見忘耶忽奉教書周誦累過乃知足下念僕之切無異於昔時也夫與人友而疑人之忘己者非也積疑於心待書而後釋者亦非也此之謂以今人比足下而不以古人望足下斯僕之過也僕乃今知足下之心矣今之交友多矣其有如足下之念僕者乎有如足下之知僕者乎僕所聞見其能有而不告乎然

足下欲得僕所著文以觀僕則不敢承命非有所靳也然無益於足下故不敢耳足下爲文者乎則當求之于易之大傳書之典謨訓誓詩之三百篇孔子之春秋周之三禮及秦漢賢士之所著乃足以爲法矣欲求其道乎則凡足下終日之語默起居奉上馭下道未始不在也第知之有誠有不誠行之有至有不至耳能參以孔子子思孟子之所言七十二子之所問而反質之於六經則自識之矣何取於僕之文乎雖僕之文時有所稱述而得之之方如斯而已斯道譬之水然隨地而有之有志者如鑿井者數仞之後將沛乎其莫禦矣苟不自用其力而乞水於人所得常不給而爲心愈勞近代之士好摹竊古人之文是乞水者之術也文者道之餘耳苟得乎道何患乎文之不肆耶足下之井已鑿矣其源沛然而

出矣能日濬之而不止誰能測其淺深哉僕之所得者不過若此雖文之所言亦若此而已足下其復思之何時得一聚首將與足下盡談

十一月十一日某端肅奉書仲縉翰撰尊契家兄長侍史俞兒子巖至得書及所作文序啓封仲紙立捧細誦意厚而誠義純而達不自知手之不釋而心之暢懌也世人之於文誰不爲之至於求其可誦者何其鮮哉蓋不得其塗故也士之患多厭常而喜怪背正而嗜奇用志旣偏卒之學爲奇怪終不可成而爲險澁艱陋之歸矣且學奇怪者以其美也而奇怪亦非古人之所尚也文之古者莫過於唐虞三代而書之二典三謨禹貢允征以及商周訓誓諸篇皆當時紀事陳說之文未嘗奇怪詩三百篇亦未嘗奇怪春秋書當時之事雖

寓褒貶之法於一言片簡之中亦未嘗見其奇怪禮經多周漢賢人君子所論次其言易明切亦未有所謂奇怪至於盤庚大誥其言有不可曉者乃當時方俗之語亦非故爲是艱險之文也然則嗜奇好怪者果何所本哉苟謂於司馬遷班固則遷固之書有質直無華如家人女子所言者唐之文奇者莫如韓愈而其文皆句安字適初不難曉宋之以文名者曰歐陽氏曰蘇氏曰曾氏曰王氏此四人之文尤三百年之傑然者而未嘗以奇怪爲高則夫文之不在乎奇怪也久矣惟其理明辭達而止耳而世顧他之焉者猶之迷人醉客不問塗於大道肆意徑趨是以卒不免入乎荆棘之場鼯狝之居而終弗獲就乎大道也今足下之所爲非特得其塗而已而又有始終焉有理趣焉苟益脩於不弛浚其源而導其

波將見汨汨然來而不止繼乎待制君之聲烈可望矣昔在朝廷爲文者非不多而人獨推太史公與待制君蓋文之法有體裁有章程本乎理行乎意而導乎氣氣以貫之意以命之理以主之章程以覈之體裁以正之體裁欲其完不完則端大而末微始龍而卒蚓而不足以爲文矣章程欲其嚴不嚴則前甲而後乙左鑿而右枘而不足以爲文矣氣欲其昌不昌則破碎斷裂而不成章意欲其貫不貫則乖離錯糅而繁以亂理欲其無疵有疵則氣沮詞慙雖工而於世無所裨此五者太史公與待制君能由其法而不蹈其弊而務乎奇怪者皆反之此世之公言所以推諸此而不居乎彼也斯文者造化之至理寓焉人患不能造其極耳苟造其極決不可泯滅有志者在乎自力而已僕所志尚有大乎此者省事者

少不欲與人言雖應時作文又恐人以文人相謂亦久不喜
談感足下愛我之深念我之篤聊以此復命子巖亦甚可喜
須時相與議論有益也

某白別後終日汨汨深泥中執轡兢兢每虞傾跌幸無所苦
前途未知稍勝否敬謹之外一聽之自然無所用心也來書
言相念之意甚增感歎方今斯文寥落所望於足下者豈有
涯哉望勿以聖賢之言爲空談知之欲真踐之欲篤自期者
欲遠大顧諟明命以勿負天之所授庶幾其可耳如某之頑
闇曾何足效耶當以千古爲師埃後世之知己無薄於自待
而淺於求合况賢王以身率之宜無待於區區之言矣赴京
不知在何時惟進道自愛見表兄及鄭庶子諸公亦望致此
意某端肅奉白

僕資質不敏明聞道日淺行己之篤不逮古人是以年益加
而智愈昏名益有聞而心益爲之欲然目汨汨與世伍語默
俯仰能自異於流俗者幾希每念昔之聖賢道德言行之懿
未嘗不內咎而深自慚也足下在友朋中最爲相知且相與
最久不思有以正其闕失納之于寡過之地顧以書譽其所
未至而強其所未能豈僕之所望哉夫古之著書者非好爲
辭而然也非慕乎名而然也蓋以己之所有無由淑乎人天
之舉以與我者懼其至我而絕也故從而筆之於書而公之
於天下如子思孟子周元公之流其智誠足以知乎道其才
誠足以周乎用其發之於言誠足以啓昧幽而垂矩則且不
戾其所爲也是以學者傳而信之如龜策恃而賴之如稽梁
尊而仰之如日月苟爲名而已爾夸其辭而已爾如楊子雲

王仲淹之所述而已爾於道無明也於事無補也揆之於其躬又不能無憾也則亦奚以爲哉僕上之未能學子思孟子之萬一至於揚王之所爲心又不敢以爲可也居則默默以思兢兢以行勉勉焉期不畔乎道而冀其有成使吾學果能成其身乎則雖不著書其所傳者固在使學焉而無以自立於天下縱琢刻其辭其將孰信之僕之不易於言者鄙陋之志殆有在足下未宜以韓退之之事責我也夫退之之重著書有不自滿假之美焉未可深過其過在未聞道而言行未能無可議耳於道有得焉至和充乎中至順達乎外其音聲中乎律其周旋中乎禮其取舍好惡是非進退中乎義卽之者邪慝消望之者鄙吝祛聞其風者相率而化於善彌千載而如尚存若斯人者何待著書而後有益於人哉故顏子默

然處陋巷而聖人予之爲羣賢首其後若漢之黃憲言論之存者無片簡焉當時莫不自以爲弗及至於讀其傳者猶慨然想見其爲人與憲生相先後之士有爲昌言者矣有爲政論者矣有爲論衡者矣如足下所稱著書三數公其有益於後世者或有之而其人之賢否視憲何如哉僕少不自量亦喜有所著年長以來窺見聖賢之垣墻內顧彌覺不足非惟不喜爲亦有所不暇爲矣每見好名者不度智之不任德之不類而亟爲言言往往畔於道輒爲之汗下果使聖人之道世無知者必待吾言而後明猶當審其醇疵而後出之況斯道自近世大儒剖析刮磨具已明白所患者信而行之者寡耳今世有賢者作當以躬行爲先一反澆陋之習以表正海內庶幾有所益豈宜復增以浮辭而長其虛薄邪足下謂僕

所接見者少不能副遐陬僻壤之望因欲著書以化之夫以化當世爲職者賢士仁人事也僕也烏敢當且賢者能化從已者不能化違已者仁人能使善者勸不能使惡者變故孔子至仁也而化不行於陽虎武叔孟子大賢也而臧倉賤之王驩怨之淳于髡輕之彼一聖一賢且有所不及而况纖微昧弱者顧舉一世而盡化之以口之不給而欲假書以傳僕雖駭其爲計不宜若是疏也且萬世之所共尊而師其言者惟孔孟爲然今閭巷庸人讀孔孟之書猶不知其可用或以爲戲笑之資僕縱著書其能加於孔孟乎孔孟不可加其能庶幾孔孟乎德道如孔孟不能必世俗之信而僕乃欲著其荒言以化世俗不待智者而識其難足下不宜以之相勉也然足下之心豈有他哉乃愛僕之深處我之厚而不知非其

任耳雖然僕非無志於道者學道而未至者也學未至則悔者不能無過嘗不能免必賴朋友以相成吾今而後所望以成己者舍足下而誰哉幸求所闕時以告我則足下所云化今傳後者其將有在矣願少緩之無以著書爲勸

與邵真齋書九首

前者以賤疾故承過家撫視宿留兼旬不忍舍去此意厚甚不可忘也別後調理一如嚴戒而病根至今未除寒熱之作雖少減而咳嗽還如曩時尚義同遊之約但恐羸弱之餘難卽踐耳不知從者果能見臨否恐負前約特令村僕詣前或有善藥更惠數服尤佳然非所敢望也匆猝不謹惟冀恕察不宣

某不能養生自去冬感瘧至今七十餘日纏綿未止仲夷景

宏二公雖嘗診視然未能決其得失前家兄曾遣人詣宅已
沐許諾今特令山童奉迓風日頗清美望卽見臨拳拳企仰
之懷尚容面談以盡不宣

舊臘承臨訪匆遽別去弗能如禮嫌恨無已比以家兄希聲
羸疾不減嘗遣舍弟輩走邀屢蒙許諾延頸以俟又復旬月
而未果如約何見棄之深耶大抵家兄之疾先生雖知其証
然于聞不若一見望撥數日之冗過家面論服藥扶持以副
拳拳之懇古之善醫以濟物爲心者雖道路暫遇之人猶爲
診治况辱託交甚久如區區兄弟者而可拒而不赴乎某適
有痔瘡之苦不能躬詣專令人上請幸翻然一來以慰懸仰
輕瀆之罪尚容面謝不宣

令郎德孚來承以舍妹故遠貽藥物感荷厚意曷日而忘第

病者羸弱虛損難爲得效寒熱痰咳略無少減令子雖謂脈
息無傷然恐日久益難調理鄙意欲煩從者過家診視使得
脫體但天寒道遠跋涉爲勞諒仁者以濟物爲心必能惠然
一來以副懸望也切冀勿外幸甚聞風小像至今未取得後
會當寄達餘懷悉俟面晤不宣

夏間從者過家獲接言論近者弊親童伯禮丈令闈感恙意
欲邀足下診視嘗令小僕阿順詣宅代致此懇令郎答書知
在長亭玉宅今特遣輿夫詣前望勿它辭卽副其意叔通先
生數日間亦到此可同行也區區病餘少力詳曲悉俟面談
不宣

前者村僕還承書約在月末相過計日以俟未遂一見豈以
雨故愆期邪近希政弟老母患傷寒已五六日深以爲憂而

賤體至今未平復今舍弟帶通至鐵場令其專達此書至上
請相陪同來諒先生過愛之厚必不忍棄我也拳拳之情尚
容會晤以盡不宣

比者專人致書偕令郎造請人回聞從者已往長亭悵快無
已舍妹緣其姑親來相迎昨日已還童宅臨行拳拳以舊恙
未減爲憂望執事過邑中特與表兄希魯同到其家診視輕
重商議用藥以慰懸結之情幸甚區區同產鍾愛惟有此妹
憐其抱疾恨不能以身代之千萬深體此懷勿拘滯於形迹
乃所願也茲族弟往長亭特致此懇尚冀會言以盡謝臆不
宣

昨喻及手卷已作醫原一篇稱贊盛美家叔更欲索詩數首
書之故未卽發上如未有人至當令陳用中秀才送還也賤

患痔疾久而未愈殊爲所苦不知曾問得佳方否里人嘗有
服黃連解毒湯而愈者便中乞合一二貼付至實感厚惠勿
勿奉復尚冀面晤不宣

久別之餘昨於許君處獲接言論豈勝慰悅第蒙柱顧邑邸
適以賤事弗值爲悵快耳恃愛有懇祖母舊患頭風夜來忽
復舉發項背間痛艱於眠食加以嘔吐神思頗倦舉家長少
不知所爲計非先生不能治之謹專人奉邀萬冀以斯文雅
故撥置他事卽賜一臨以副懸懸之望幸甚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十於後
後學吳樹英謹校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十一

南京翰林院孔目仁和錢養庶 全校

南京鴻臚寺卿歸安錢玉堯 南京禮部司務仁和羅大冠 全校

南京學諭林院諭德餘姚孫如游訂正 後學 其亮姚履旋參閱

十九世裔孫方永祥重刊

書

復鄭好義三首

景常來辱書見招為山中之遊適賤疾未可出未獲承教月
初欲到邑與醫商議服藥當取道石實到精舍聽高論也朋
友日少鄙心豈敢一日忘諸公耶願各勉旃使斯道不至於
落莫拳拳之望也伯禮齋丈昆季前幸為致意餘懷非面言
莫究不宣

遜志齋集